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隋唐演义

·2·

褚人获 著



知识出版社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隋唐演义

褚人获 著

• 2 •

知 识 出 版 社

第十三回

张公谨仗义全朋友 秦叔宝带罪见姑娘

词曰：

云翻雨覆，交情几动穷途哭。惟有英雄，意气相孚自不同。鱼书一纸，为人便欲拚生死。拯厄扶危，管鲍清风尚可追。

调寄《减字木兰花》

交情薄的固多，厚的也不少。薄的人，富贵时密如胶漆，患难时却似团沙，不肯拢来。若侠士有心人，莫不极力援引，一纸书奉如诰敕；这便是当今陈雷，先时管鲍。顺义村到幽州只三十里路，五更起身，平明就到了。公谨在帅府西首安顿行李，一面整饭，就叫手下西辕门外班房中，把二位尉迟老爷请来。这个尉迟，不是那个尉迟恭，乃周相州总管尉迟迥之族侄，兄弟二人，哥哥叫尉迟南，兄弟叫尉迟北，向来与张公谨通家相好，现充罗公标下，有权衡的两员旗牌官。帅府东辕门外是文官的官厅，西辕门外是武弁的官厅。旗牌听用等官，只等辕门里掌号奏乐三次，中军官进辕门扯旗放炮，帅府才开门。尉迟南、尉迟北戎服伺候，两个后生走进来叫：“二位爷，家老爷有请。”尉迟南道：“你是张家庄上来的么？”后生道：“是。”尉迟南道：“你们老爷在城中么？”后生道：

“就在辕门西首下处，请二位老爷相会。”

尉迟南吩咐手下看班房，竟往公谨下处来。公谨因尉迟南兄弟是两个金带^①前程的，不便与他抗礼，把叔宝、金、童藏在客房内，待公谨引首，道达过客相见，才好来请。张公谨、史大奈、白显道三人正坐，只见尉迟兄弟来到，各各相见，分宾主坐下。尉迟南见史大奈在坐，便开言道：“张兄今日进城这等早，想为史同袍打擂台日期已完，要参谒本官了。”公谨道：“此事亦有之，还有一事奉闻。”尉迟南道：“还有什么见教？”公谨衣袖里取出一封书来，递与尉迟昆玉，接将过来拆开了，兄弟二人看毕，道：“啊，原来是潞州二贤庄单二哥的华翰^②，举荐秦朋友到敝衙门投文，托兄引首。秦朋友如今在那里？请相见罢了”。公谨向客房里叫：“秦大哥出来罢！”豁琅琅的响将出来。童环奉文书，金甲带铁绳，叔宝拴着虎躯，扭锁出来。尉迟兄弟勃然变色，道：“张大哥，你小觑我；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单二哥的华翰到兄长处，因亲及亲，都是朋友。怎么这等相待！”公谨陪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这刑具原是做成的活扣儿，恐贤昆玉责备，所以如此相见；倘推薄分，取掉了就是。”尉迟兄弟亲身上前，替叔宝收了刑具，教取拜毡过来相拜，道：“久闻兄大名，如春雷轰耳，无处不闻，恨山水迢迢，不能相会。今日得兄到此，三生有幸。”叔宝道：“门下军犯，倘蒙提携，再造之恩不浅。”尉迟南道：“兄诸事放心，都在愚弟身上。此二位就是童佩之、金国俊了。”二人道：“小的就是童环、金甲。”尉迟南道：“皆不必太谦，适见单员外华翰上亦有尊字，都是个中的朋友。”都请来对拜了。尉迟南叫：“佩之，桌上放的可就是本官解文么？”佩之答道：“就是。”尉迟南道：“借重把文书取出来，待愚兄弟看里边的

事故。待本官升堂问及，小弟们方好答应。”童环假小心道：“这是本官铃印弥封，不敢擅开。”尉迟南道：“不妨。就是钉封文书，也还要动了手。不过是个解文，打开不妨。少不得堂上官府，要拆出必得愚兄弟的手，何足介意。”公谨命手下取火酒半杯，将弥封润透，轻轻揭开，把文书取出。尉迟兄弟开看了，递还童环，吩咐照旧弥封。

只见尉迟南嘿然无语。公谨道：“兄长看了文书，怎生嘿嘿沉思？”尉迟南道：“久闻潞州单二哥高情厚谊，恨不能相见，今日这桩事，却为人谋而不忠。”秦叔宝感雄信活命之恩，见朋友说他不是，顾不得是初相会，只得向前分辩：“二位大人，秦琼在潞州，与雄信不是故交，邂逅一面，拯我于危病之中，复赠金五百还乡。秦琼命蹇，皂角林中误伤人命，被太守问成重辟，又得雄信尽友道，不惜千金救秦琼，真有再造之恩。二位大人怎么嫌他为人谋而不忠？”尉迟南道：“正为此事。看雄信来书，把兄荐到张仁兄处，单员外友道已尽。但看文书，兄在皂角林打死张奇，问定重罪，雄信有回天手段，能使改重从轻，发配到敝衙门来。吾想普天下许多福境的卫所，怎么不拣个鱼米之乡，偏发到敝地来？兄不知我们本官的利害，我不说不知。他原是北齐驾下勋爵，姓罗名艺，见北齐国破，不肯臣隋，统兵一枝，杀到幽州，结连突厥可汗反叛。皇家累战不克，只得颁诏招安，将幽州割与本官，自收租税养老，统雄兵十万镇守幽州。本官自恃武勇，举动任性，凡解进府去的人，恐怕行伍中顽劣不遵约束，见面时要打一百棍，名杀威棒。十人解进，九死一生。兄到此间难处之中。如今设个机变：叫佩之把文书封了，待小弟拿到挂号房中去，吩咐挂号官，将别衙门文书掣起，只把潞州解文挂

号，独解秦大哥进去。”

众朋友闻尉迟之言，俱吐舌吃惊。张公谨道：“尉迟兄怎么独解秦大哥进去？”尉迟南道：“兄却有所不知。里边太太最是好善，每遇初一月半，必持斋念佛，老爷坐堂，屡次叮嘱不要打人。秦大哥恭喜，今日恰是三月十五日。倘解进去的人多了，触动本官之怒，或发下来打，就不好亲目了。如今秦大哥暂把巾儿取起，将头发蓬松，用无名异涂搽面庞，假托有病。童佩之二位典守者，辞不得责，进帅府报禀，本人途中有病。或者本官喜怒之间，着愚兄下来验看，上去回复果然有病，得本官发放，讨收管。秦大哥行伍中，岂不能一枪一刀，博一个衣锦还乡？只是如今早堂，投文最难，却与性命相关，你们速速收拾，我先去把文书挂号。”

尉迟二人到挂号房中，吩咐挂号官：“将今日各衙门的解文都掣起了，只将这潞州一角文书挂号罢。”挂号官不敢违命，应道：“小官知道了。”此时掌号官奏乐三次，中军官已进辕门。叔宝收拾停当，在西辕门伺候。尉迟二人将挂过号的文书，交与童环，自进辕门随班放大炮三声，帅府开门。中军官、领班、旗鼓官、旗牌官、听用官、令旗手、捆绑手、刀斧手，一班班，一对对，一层层，都进帅府参见毕，名归班侍立府门首。报门官报门，边关夜不收马兵官将巡逻回风人役进，这一起出来了；第二次就是供给官，送进日用心红纸札饮食等物；第三次就是挂号官，捧号簿进帅府，规矩解了犯人，就带进辕门里伺候。挂号官出来，却就利害了：两丹墀有二十四面金锣，一齐响起。一面虎头牌，两面令字旗，押着挂号官出西首角门，到大门外街台上。执旗官叫投文人犯，跟此牌进。童环捧文书，金甲带铁绳，将叔宝扭锁带进大门，

还不打紧；只是进仪门，那东角门钻在刀枪林内。到月台下，执牌官叫跪下。东角门到丹墀，也只有半箭路远，就像爬了几十里峭壁，喘气不定。秦叔宝身高丈余，一个豪杰困在威严之下，只觉的身子都小了，跪伏在地，偷眼看公坐上这位官员：

玉立封侯骨，金坚致主心。

发因忧早白，谋以老能沉。

塞外威声远，帷中感士深。

雄边来李牧，烽火绝遥岑。

须发斑白，一品服，端坐如泰山，巍巍不动。罗公叫中军，将解文取上来。中军官下月台取了文书，到滴水檐前，双膝跪下。帐上官将接去，公座旁验吏拆了弥封，铺文书于公座上。罗公看潞州刺史解军的解文，若是别衙门解来的，打与不打也就发落了。潞州的刺史蔡建德，是罗公得意门生。这罗公是武弁的勋卫，怎么有蔡建德方印文官门生？原来当年蔡建德曾解押幽州军粮违限，据军法就该重处，罗公见他青年进士，法外施仁，不曾见罪。蔡建德知恩，就拜在罗公门下。今罗公见门生问成的一个犯人，将文书看到底，看蔡建德才思何如，问成的这个人，可惜真罪当。亲看军犯一名秦琼，历城人。触目惊心，停了一时，将文书就掩过了，叫验吏将文书收去，誊写入册备查，吩咐中军官：“叫解子将本犯带回，午堂后听审。”童环、金甲，听得叫他下去，也没有这等走得爽利了，下月台带铁绳往下就走。

此时张公谨、史大奈、白显道、都在西辕门外伺候，问尉迟道：“怎么样了？”尉迟道：“午堂后听审。”公谨道：“审

什么事？”尉迟南道：“从来不会有这等事，打与不打就发落了，不知审什么事？”公谨道：“什么时候？”尉迟南道：“还早。如今闭门退堂，昼寝午膳，然后升堂问事，放炮升旗，与早堂一般规矩。”公谨道：“这等尚早，我们且到下处去饮酒压惊。出了辕门，卸去刑具，到下处安心。只听放炮，方来伺候未迟。”

却说罗公发完堂事，退到后堂，不回内衙。叫手下除了冠带，戴诸葛巾，穿小行衣，悬玉面铤带，小公座坐下。命家将问验吏房中适才潞州解军文书，取将进来，到后堂公座上展开，从头阅一遍，将文书掩过。唤家将击云板，开宅门请老夫人秦氏出后堂议事。秦氏夫人，携了十一岁的公子罗成，管家婆丫环相随出后堂。老夫人见礼坐下，公子侍立。夫人闻言道：“老爷今日退堂，为何不回内衙？唤老身后堂商议何事？”罗公叹道：“当年遭国难，令先兄武卫将军弃世，可有后人么？”夫人闻言，就落下泪来道：“先兄秦彝，闻在齐州战死。嫂嫂宁氏，止生个太平郎，年方三岁，随任在彼。今经二十余年，天各一方，朝代也不同了，存亡未保。不知老爷为何问及？”罗公道：“我适才升堂，河东解来一名军犯。夫人你不要见怪，到与夫人同姓。”夫人道：“河东可就是山东么？”罗公笑道：“真是妇人家说话。河东与山东相去有千里之遥，怎么河东就是山东起来？”夫人道：“既不是山东，天下同姓者有之，断不是我那山东一秦了。”罗公道：“方才那文书上，却说这个姓秦的，正是山东历城人，齐州奉差到河东潞州。”夫人道：“既是山东人，或者是太平郎有之。他面貌我虽不能记忆，家世彼此皆知，老身如今要见这姓秦的一面，问他行藏③，看他是否。”罗公道：“这个也不难。夫人乃

内室，与配军觐面，恐失了我官体，必须还要垂帘，才好唤他进来。”

罗公叫家将垂帘，传令出去，小开门唤潞州解人带军犯秦琼进见。他这班朋友，在下处饮酒压惊。止有叔宝要防听审，不敢纵饮，只等放炮开门，才上刑具来听审，那里想到是小开门。那辕门内监旗官，地覆天翻喊叫：“老爷坐后堂审事，叫潞州解子带军犯秦琼听审！”那里找寻？直叫到尉迟下处门首，方才知知道，慌忙把刑具套上。尉迟南、尉迟北是本衙门官，童环、金甲带着叔宝，同进帅府大门。张公谨三人，只在外面伺候消息。

这五人进了大门、仪门，上月台，到堂上，将近后堂，屏门后转出两员家将，叫：“潞州解子不要进来了。”接了铁绳，将叔宝带进后堂，阶下跪着。叔宝偷眼往上看，不像早堂有这些刀斧威仪。罗公素衣打扮，后面立青衣大帽六人，尽皆垂手，台下家将八员，都是包巾扎袖。叔宝见了，心上宽了些，罗公叫：“秦琼上来些。”叔宝装病怕打，做俯伏爬不上来。罗公叫家将把秦琼刑具疏了，两员家将下来，把那刑具疏了。罗公叫再上来些。叔宝又肘膝往上，捱那几步。罗公问道：“山东齐州似你姓秦的有几户？”秦琼道：“齐州历城县，养马当差姓秦的甚多，军丁只有秦琼一户。”罗公道：“这等你是武弁了。”秦琼道：“是军丁。”罗公道：“且住，你又来欺逛下官了。你在齐州当差，奉那刘刺史差遣公干河东路州，既是军丁，怎么又在齐州当那家的差？”秦琼叩首道：“老爷，因山东盗贼生发，本州招募，有能拘盗者重赏。秦琼原是军丁，因捕盗有功，刘刺史赏小的兵马捕盗都头，奉本官差遣公干河东路州，误伤人命，发在老爷案下。”罗公道：“你原

是军丁，补县当差。我再问你：‘当年有个事北齐主尽忠的武卫将军秦彝，闻他家属流落在山东，你可晓得么？’叔宝闻父名，泪滴阶下道：“武卫将军，就是秦琼的父亲，望老爷推先人薄面，笔下超生。”罗公就立起来道：“你就是武卫将军之子？”

那时却是一齐说话。老夫人在朱帘里也等不得，就叫：“那姓秦的，你的母亲姓什么？”秦琼道：“小的母亲是宁氏。”夫人道：“呀，太平郎是那个？”秦琼道：“就是小人的乳名。”老夫人见他的亲侄儿伶仃如此，也等不得手下卷帘，自己伸手揭开，走出后堂，抱头而哭。秦琼却不敢就认，哭拜在地。罗公也顿足长叹道：“你既是我的内亲，起来相见。”公子在旁，见母亲悲泪，也哭起来。手下家将早已把刑具拿了，到大堂外面叫：“潞州解子，这刑具你拿了去，秦大叔是老爷的内侄，老夫人是他的嫡亲姑母，后堂认了亲了。领批回不打紧，明日金押送出来与你。”尉迟南兄弟二人鼓掌大笑出府。张公谨等众朋友都在外面等候，见尉迟兄弟笑出来，问道：“怎么两位喜容满面？”尉迟南道：“列位放心，秦大哥原是有根本的人。罗老爷就是他嫡亲姑爷，老太太就是姑母，已认做一家了。我们且到下处去饮酒贺喜。”

却说罗公携叔宝进宅门到内衙，吩咐公子道：“你可陪了表兄，到书房沐浴更衣，取我现成衣服与秦大哥换上。”叔宝梳篦整齐，洗去面上无名异；随即出来拜见姑爷、姑母，与公子也拜了四拜。即便问表弟取柬帖二副，写两封书：一封书求罗公金押了批回，发将出来，付与童佩之，潞州谢雄信报喜音；一封书付尉迟兄弟，转达谢张公谨三友。此时后堂摆酒已是完备，罗公老夫妇上坐，叔宝与表弟列位左右。酒

行二巡，罗公开言：“贤侄，我看你一貌堂堂，必有兼人之勇。令先君弃世太早，令堂又寡居异乡，可曾习学些武艺？”叔宝道：“小侄会用双铜。”罗公道：“正是令先君遗下这两根金装铜，可曾带到幽州来？”叔宝道：“小侄在潞州为事，蔡刺史将这两根金装铜作为凶器，还有鞍马行囊，尽皆贮库。”罗公道：“这不打紧，蔡刺史就是老夫的门生，容日差官去取就是。只是目今有句话，要与贤侄讲：老夫镇守幽州，有十余万雄兵，千员官将，都是论功行赏，法不好施于亲爱。我如今要把贤侄补在标下为官，恐营伍员中有官将议论，使贤侄无颜。老夫的意思，来日要往演武厅去，当面比试武艺。你果然弓马熟娴，就补在标下为官，也使众将箝口。”叔宝躬身道：“若蒙姑爷提拔，小侄终身遭际，恩同再造。”罗公吩咐家将，传兵符出去，晓谕中军官，来日尽起幽州人马出城，往教军场操演。

明早五更天，罗公就放炮开门。中军簇拥，史大奈在大堂参谒，回打擂台事，补了旗牌。一行将士都戎装贯束，随罗公驷马车拥出帅府。

十万貔貅④镇北畿，斗悬金印月同辉。

旗飘易水云初起，枪簇燕台霜乱飞。

叔宝那时没有金带银带前程，也只好像罗公本府的家将一般打扮：头上金顶缠髯大帽，穿猱头补服，银面铤带，粉底皂靴，上马跟罗公出东郭教军场去了。公子带四员家将，随后也出帅府，奈守辕门的旗牌官拦住，叩头哀求，不肯放公子出去。原来是罗公将令：平昔吩咐手下的，公子虽十一岁，膂力过人，骑劣马，扯硬弓，常领家将在郊外打围。罗公为

官廉洁，恐公子膏粱之气，踹踏百姓田苗，故戒下守门官不许放公子出帅府。公子只得命家将牵马进府，回后堂老母跟前，拿出孩童的景象，啼哭起来，说要往演武厅去看表兄比试，守门官不肯放出。老夫人因叔宝是自己面上的瓜葛，不知他武艺如何，要公子去看着，先回来说与他知道，开自己怀抱。唤四个掌家过来。四人俱皆皓然白须，跟罗公从北齐到今，同荣辱，共休戚，都是金带前程，称为掌家。老夫人道：“你四人还知事，可同公子往演武厅去看秦大叔比试。说那守门官有拦阻之意，你说我叫公子去的，只是瞒着老爷一人就是。”四人道：“知道了。”公子见母亲吩咐，欢喜不胜。忙向书房中收拾一张花梢的小弩，锦囊中带几十枝软翎的竹箭，看表兄比试回家，就荒郊野外射些飞禽走兽耍子。

五人上马，将出帅府，守门官依旧拦住。掌家道：“老太太着公子去看秦大叔比试，只瞒着老爷一时。”守门官道：“求小爷速些回来，不要与老爷知道。”公子大喝一声：“不要多言！”五骑马出辕门，来到东郭教军场。此时教场中已放炮升旗，五骑马竟奔东辕门来，下马瞧操演。那四个掌家，恐老爷帐上看见公子，着两个在前，两个在后，把公子夹在中间，东辕门来观看。毕竟不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注 释

①金带：用金片做的腰带，古代官位品秩的标志之一，金带是三、四品官。②华翰：为表对写信者的尊重，故称其来函为华翰。③行藏：出身、来历。④貔貅：传说中的猛兽，此处指军队勇猛。

第十四回

勇秦琼舞铜服三军 贤柳氏收金获一报

诗曰：

沙中金子石中玉，千将埋没丰城狱。
有时拂拭遇良工，精光直向苍天烛。
丈夫踪迹类如此，倏而云泥倏虎鼠。
汉王高筑惊一军，淮阴固是绛灌信。
困穷拂抑君莫嗟，赳赳干城在免置①。
但教有宝怀间蕴，终见鸣珂入帝里。

俗语道得好：运去黄金减价，时来顽铁生光。叔宝在山东也做了些事，一到潞州，吃了许多波浪，只是一个时运未到。一旦遇了罗公，怕不平地登天，显出平生本领？罗公要扶持叔宝，大操三军。罗公坐帐中，十万雄兵，画地为式，用兵之法，井井有条。帐前大小官将头目，全装披挂，各持锋利器械，排班左右。叔宝在左班中观看，暗暗点头：“我是井底之蛙，不知天地之大，枉在山东自负。你看我这姑爷五旬以外，须发皓然，着一品服，掌生杀之权，一呼百诺，大丈夫定当如此。”要知罗公也却不要看操，只留心于叔宝。见秦琼点头有嗟咨之意，唤将过来，叫：“秦琼。”叔宝跪应道：“有。”罗公问：“你可会甚么武艺？”秦琼道：“会用双铜。”罗公昨日帅府家宴问过，今日如何又问？因知他双铜在潞州贮

库，不好就取铜与他舞。罗公命家将：“将我的银铜取下去。”罗公这两条铜连金镶靶子，共重六十余斤，比叔宝铜长短尺寸也差不多；只是用过重铜的手，用这罗公的轻铜越觉松健。两个家将，捧将下来。叔宝跪在地下，挥手取银铜，尽身法跳将起来。轮动那两条铜，就是银龙护体，玉蟒缠腰。罗公在座上自己喝彩：“舞得好！”难道罗公的标下，就没有舞铜的人，独喝彩秦琼么？罗公却要座前诸将钦服之意。诸将却也解本官的意思，两班齐声喝彩道：“好！”

公子在辕门外，爬在掌家肩背上，见表兄的铜，舞到好处，连身子多不看见，就是一道月光罩住，不敢高声喝彩，暗喜道：“果然好。”叔宝舞罢铜，捧将上来。罗公又问道：“还会什么武艺？”叔宝道：“枪也晓得些。”罗公叫取枪上来。两班官将奉承叔宝，拣绝好的枪，取将上来。枪杆也有一二十斤重，铁条牛筋缠绕，生漆漆过。叔宝接在手中，把虎身一挫，右手一迎，牛筋都迸断，攒打粉碎，一连使折两根枪。秦琼跪下道：“小将用的是浑铁枪。”罗公点头道：“真将门之子。”命家将：“枪架上把我的缠杆矛抬下与秦琼舞。”两员家将抬将下来。重一百二十斤，长一丈八尺。秦琼接在手中，打一个转身，把枪收将回来，觉道有些拖带。罗公暗暗点头道：“枪法不如。此子还可教。”这里隐着个罗府传枪的根脚。罗公为何说叔宝枪法不如？因他没有传授。秦琼在齐州当差时，不过是江湖上行教的把势野战之法，却怎么当得罗公的法眼？恰将就称赞几声。这些军官见舞得这重枪也吃惊，看他舞得簇簇②，不辨好歹，也随着罗公喝彩，连叔宝心中未必不自道好哩！叔宝舞罢枪，罗公即便传令开操。只听得教场中炮声一响，正是：

阵按八方，旗分五色。龙虎奋翼，放帜迷天。横空黑雾，皂纛标坎北之兵；彻汉朱霞，赤帜识南离之像。平野满梁园之雪，旄按庚辛；乱山回寒谷之春，色分甲乙。顽愚不似江陵石，雄武原称幽冀军。

操事已完，中军官请号令：“诸将三军操毕，禀老爷比试弓矢。”罗公叫秦琼问道：“你可会射箭？”罗公所问，有会射就射，不会射就罢的意思。秦琼此时得意之秋，只道自己的铜与枪舞得好，便随口答应：“会射箭。”那知罗公标下一千员官将，止有三百名弓箭手，短中取长，挑选六十员骑射官员，都是矢不虚发的，若射金刚腿枪杆，就算不会射的了。罗公晓得秦琼力大，将自己用的一张弓、九枝箭，付与秦琼。军政司将秦琼名字续上，上台跪禀道：“老爷，众将射何物为奇？”罗公知有秦琼在内，便道：“射枪杆罢。”这枪杆是奇射中最易的，不是阵上的枪杆，却是后帐发出一扛木头枪杆来，九尺长，到一百八十步弓基址所在，却插一根木枪，将令字蓝旗换去。此时军政司卯簿上唱名点将。那知这些将官，俱是平昔间练就，连新牌官史大奈，有五七人射去，并不曾有一矢落地。叔宝因是续上的在后面，看见这些官将射中枪杆，心中着忙：“我也不该说过头话，方才我姑爷问我道：‘会射箭么？’我就该答应道：‘不会。’也罢了，他也不怪我。却怎么答应会射？”心上自悔。

罗公是有心人，却不要看众将射箭，单为叔宝。见秦琼精神恍惚，就知道他弓矢不济，令他过来。叔宝跪下。罗公道：“你见我标下这些将官，都是奇射。”罗公是个有意思的人，只要秦琼谦让，罗公就好免他射箭。何知叔宝不解其意，少年人出言不逊道：“诸将射枪杆是死物，不足为奇。”罗公

道：“你还有恁奇射？”叔宝道：“小侄会射天边不停翅的飞鸟。”罗公年高任性，晓他射不得枪杆，定要他射个飞鸟看看，吩咐中军官诸将暂停弓矢，着秦琼射空中飞鸟。军政司将卯簿掩了，众将官都停住了弓矢。秦琼张弓搭箭，立于月台，候天边飞鸟。青天白日望得眼酸，并无鸟飞。此时十万雄兵，摇旗擂鼓的演操，急切那有飞禽下来？罗公便道：“叫供给官取生牛肉二方，挂在大纛旗上。”只见血淋淋挂在虚空中荡着，把那山中叼鸡的饿鹰，引了几个来叼那牛肉。

正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公子在东辕门外，替叔宝道忙：“我这表兄，今日定要出丑。诸般雀鸟好射，惟有鹰射不得。尘不迷人眼，水不迷鱼眼，草不迷鹰眼。鹰有滚豆之睛，鹰飞霄汉之上，山坡下草中豆滚，他还看见，你这箭射不下鹰来，言过其实，我父亲就不肯重用你了。可怜人也是英雄，千里来奔，我助他一枝箭吧。”撩开衣服，取出花梢小弩，把弦拽满了，锦囊中取一枝软翎竹箭，放在弩上，隐在怀中。那些官将头目十万人马，都看秦大叔射鹰，却不知公子在辕门外发弩。就是跟公子的四个掌家，也不知道，前边两个不消说是知道了，后边两个在他面前，向西站立，夕阳时候，日光射目，用手搭凉棚，遮那日色，往上看叔宝射鸟。公子弩硬箭又不响，故此不知。公子却又不好把箭就放了去。叔宝不射，他射下鹰来，算那一个的帐？可怜叔宝见鹰下来叼肉，刚要扯弓，那鹰又飞开去了。众人又催逼，叔宝没奈何，只扯满弓弦，发一箭去。弓弦响动，鹰先知觉。看见箭来，鹞子翻身，用折叠翅把叔宝这枝箭裹在硬翎底下，却不曾伤得性命。秦琼心上着忙，只见那鹰翩翩跹跹，裹着叔宝那一枝箭，落将下来。五营四哨，大小官将头目人等，一齐喝彩。

旁观赞叹一齐起，当局精神百倍增。

连叔宝也不知这个鹰怎么射下来的？公子急藏弩遮掩袍服内，领四员家将上马，先回帅府。中军官取鹰来献上。罗公自有为叔宝的私情，亲自下帐替叔宝簪花挂红。动鼓乐迎回帅府。吩咐其余诸将，不必射箭，一概有赏，赏劳三军。罗公也自回府。公子先回府内，此事不曾对老母说，恐表兄面上无颜。罗公回到府中家宴上，对夫人道：“令侄双铜绝伦，弓矢尤妙，只是枪法欠了传授。”向秦琼道：“府中有个射圃，贤侄可与汝表弟习学枪法。”秦琼道：“极感成就之恩。”自此表兄弟二人，日在射圃中走马使枪。罗公暇日自来指拨教导，叫他使独门枪。

光阴荏苒^③，因循半载有余。叔宝是个孝子，当初奉差潞州，只道月余便可回家，不意千态万状，逼出许多事来。今已年半有余，老母在山东不能回家侍养，难道在帅府就乐而忘返，把老母就置之度外？可怜他思母之心，无时不有。只因晓得一分道理，想道：“我若是幽州来探亲，住的日久，说家母年迈，就好告辞。我却是问罪来的人，幸遇姑爷在此为官提拔，若要告辞，我又晓得这个老人家任性，肯放我去，得满心愿？他若道：‘今日我老夫在此为官，你回去也罢，若不是我老夫为官，你也回去么？’那时归又归不成，又失了他的爱。”这个话不是今日才想，自到幽州就筹算到今；却与表弟厚了，时常央公子对姑母说，姑爷面前方便我回去罢。可知公子的性儿，他若不喜欢这个人，他在府中时刻难容他；与表兄英雄相聚，意气符合，舍不得表兄去，就是父母要打发他，还要在中间阻挠，怎么肯替他方便？不过随口说谎道：“前日晚间已对家母说，父亲说只在几日打发兄长回去。”没